

## 日本道观藏部分高丽佛画初探

于硕\*

**摘要:** 日本道观藏有 8 幅佛教绘画作品, 笔者认为其中 7 幅为典型的高丽佛画或高丽样式佛画。本文试图对这批藏品中以阿弥陀佛为主尊的三幅作品内容进行分析, 并对高丽佛画特征、阿弥陀佛接引手印样式、弥陀、观音、地藏组合所折射出的佛教信仰等问题加以讨论, 从而对 12-14 世纪中国、日本和高丽的佛教艺术发展与交流情况进行初步梳理与探索。

**关键词:** 日本道观; 高丽佛画; 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

日本道观 (NIHON DOKAN) 是早岛天来大师于 1980 年 (昭和 55 年) 在福岛县磐市创立, 致力于普及道家思想以及导引术。早岛天来是道教龙门派第十三代继承人。已故前道长早岛妙瑞是道教龙门派第十四代继承人, 现任道长为早岛妙听。日本道观收藏有大量古代书画作品和珍贵的古籍善本。其中佛教绘画作品约有 8 幅, 均为立轴。其中绘有阿弥陀佛的作品 5 幅, 《水月观音图》1 幅, 《地藏菩萨立像》1 幅及《役行者等众》1 幅。这几幅作品中 7 幅为高丽佛画 (Goryeo Buddhist Painting) 或高丽样式佛画。

### 一、高丽佛画简述

高丽王朝 (918-1392) 时期佛教是其国教, 宋朝版本的《大藏经》传入高丽后, 促进了高丽佛教文化的发展。当新罗 (B.C.57-A.D.935) 统一全朝鲜后, 各方面受到唐朝的影响, 佛教领域也不例外, 前期盛行法相宗和华严宗, 后来又传入密宗和禅宗, 净土宗也日渐流行。新罗历代国王都崇信佛教<sup>1</sup>。杜继文将高丽王朝的佛教分为前、中后两大阶段: 从高祖到肃宗朝结束为前期 (918-1105), 是中国佛教的继续传入和在社会上深入普及时期; 从睿宗即位到高丽灭亡为中后期 (1106-1392), 是朝鲜开始形成民族佛教宗派的时期<sup>2</sup>。这个时期也是高丽佛画的黄金时期。在此时期也形成了以曹溪宗为代表的民族佛教宗派。在高丽显王 (992-1031) 时, 开始雕印《高丽大藏经》, 至宋仁宗赵祯天圣七年 (1029 年) 完成, 其内容主要根据宋朝《开宝藏》复刻<sup>3</sup>。

---

\* 于硕: 文学博士,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2015 年 7 月, 笔者承蒙首都师范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均洋教授推荐、日本道观早岛妙听副道长邀请, 前往福冈县日本道观参加第二届国际道教文化交流研讨会, 并有幸参观了日本道观位于英彦山的藏品陈列厅, 此后开始尝试对道观所藏佛教绘画进行研究。2017 年 4 月笔者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以《日本道观藏高丽佛画及相关问题分析》为题作了一场汇报。本文重点讨论三幅日本道观所藏佛画, 另有《地藏菩萨立像》、《水月观音图》两幅拟另作专文探讨。文中所引部分日文材料劳烦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研究生李泰岳同学翻译, 在此一并感谢。

由于对佛教的信仰和积极吸收外来样式，使得高丽时期佛画水准日趋成熟。高丽佛画主要资助者来自统治阶层或名门贵族，绘制高丽佛画一方面为祈求国家王室的安宁兴盛，一方面也为其家门繁荣或族人的寿福而发愿<sup>4</sup>。另外，一部分高丽佛画可能用作祈求已故亲人往生。

高丽佛画的特点鲜明，主要用红、绿、蓝三色，并有大量的金色勾绘，细腻精致，富贵华丽。高丽佛画的绚烂精细和装饰性是其最大特征，也是分辨的依据之一。高丽佛画的题材主要为阿弥陀佛净土信仰（西方极乐世界），法华信仰和抵挡外敌、攘兵息灾的天王佛画等<sup>5</sup>。可惜因战火及李氏朝鲜（即朝鲜王朝，1392-1910）排佛毁释，大量高丽佛画毁于兵燹或留落日本，现存高丽佛画的数量不多。2010年第4期的《韩国艺术与考古》（*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Art and Archaeology*）为韩国高丽佛教绘画专刊<sup>6</sup>。韦陀（Roderick Whitfield）在《编者按》中指出，绝大多数的高丽佛画都收藏在日本寺庙和博物馆。郑宇泽（Chung Woothak）在该刊发表的论文中提到：现存高丽佛画大约有150幅左右，其中120幅作品收藏在日本<sup>7</sup>。现存的高丽佛画中约55幅题材与阿弥陀佛相关，42幅绘有观音菩萨，24幅绘地藏菩萨，这三个题材的高丽佛画占现存总量的80%。而日本道观所藏的七幅佛画的题材恰恰与之吻合，且绘有阿弥陀佛的佛画所占比重最大。

## 二、日本道观藏《西方三圣图》

日本道观所藏5幅绘有阿弥陀佛的佛画中，1幅为说法内容，绘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为众说法，因佛陀左右常伴有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故名“西方三圣”；4幅为接引图，绘阿弥陀佛及二胁侍菩萨接引信众前往西方净土的场景。根据《高僧传》与《净土往生传》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不少僧人皈依阿弥陀佛，祈求往生西方净土，亦有信众将阿弥陀佛看作是现今说法的现在佛。进入唐代后，由于高僧善导（613-681）等人多方弘扬，净土信仰获得迅猛发展，从敦煌壁画绚丽辉煌的《西方净土变》等作品便可见一斑<sup>8</sup>。

日本道观藏有一幅高丽风格《西方三圣图》，画中绘阿弥陀佛坐在宝檀上说法，观音、势至二菩萨立于两侧。该画与根津美术馆所藏的一幅《阿弥陀三尊像》甚为相似，有如下几处异同值得关注：

第一，两幅作品中二菩萨的头顶冠上均悬有薄网纱，且均包住双肩，在腹前交叉。不同之处在于日本道观本薄网纱为黄色蜂巢状，根津美术馆藏《阿弥陀三尊像》中薄网纱为白色，其中，大势至菩萨的网纱上用金彩勾画出三十余个圆形装饰纹样，观音菩萨网纱上则用银彩绘制花纹<sup>9</sup>。

第二，从二菩萨的持物与手势上看，两幅作品完全一致。观音菩萨左手持净瓶，右手手臂自然弯曲，手掌摊开，拇指与食指相捻。大势至菩萨左手持莲花茎，莲上

有火焰宝珠，右手持宝印。对此，日本学者认为，火焰宝珠为除盖障菩萨的持物，将它绘于大势至菩萨手中，反映出高丽佛教的灵活性<sup>10</sup>。通过藏于德川美术馆的《阿弥陀八大菩萨像》可看出，除盖障菩萨手持带有火焰宝珠的莲花茎，宝冠中心亦有置于莲花上的火焰宝珠<sup>11</sup>。而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大阪法道寺藏《阿弥陀三尊像》中，画中大势至菩萨手持莲花茎，花头托着一本经典。

第三，根津美术馆藏画中更多地使用金色，且在阿弥陀佛胸前绘卍符，双手掌心绘有金色法轮<sup>12</sup>。两幅作品在设色方面尚存诸多不同之处，如净瓶、莲花、头光、身光等，不再赘述。

### 三、日本道观藏《阿弥陀佛三尊像》

日本道观所藏另一幅以阿弥陀佛为主尊的佛画作品为《阿弥陀三尊像》，画中弥陀、观音、势至均为侧立像，表现主题为佛菩萨前来接引信众前往西方极乐世界，但并没有出现被接引者。画中阿弥陀佛低头颌首，左手拇指与无名指相捻，右手施接引手印。佛胸前绘有金色卍符，双手掌心均绘有宝轮纹样。佛陀左侧为观音菩萨，头戴有化佛的宝冠，双臂自然弯曲，左手持净瓶，右手持柳枝。阿弥陀佛的右侧为大势至菩萨，宝冠中心有宝瓶，双手持宝印，上刻卍符。此幅与藏于静冈热海美术馆的一幅作品基本相同<sup>13</sup>，后者绘于 13 世纪。二者区别体现在法衣及薄网纱的圆形装饰花纹上。日本道观所藏作品中佛衣装饰纹样绚丽精致且具有高丽佛画的代表性。郑宇泽提出在高丽佛画中常见一种圆形图案，形状类似徽章，绘有阿拉伯式莲花纹样，在中、日佛画中较为罕见，是 14 世纪高丽画师所创，亦是判断高丽佛画的依据<sup>14</sup>。日本道观藏画中佛衣装饰即阿拉伯式徽章纹样的一种变体，该纹样还出现在根津美术馆藏《阿弥陀如来像》和多幅水月观音像、地藏菩萨像中<sup>15</sup>，《阿弥陀如来像》绘于大德十年、忠烈王三二年（1306）。

日本道观藏《阿弥陀佛三尊像》中佛陀的形象与动作均十分典型，与中国同时期、相同题材作品也较为相似。此图像的经典来源，可见《佛说阿弥陀经》：“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在《净土往生传》卷上提到：“见阿弥陀佛身满虚空，圆光之中有诸化佛。又见观音、势至侍立左右……佛告远（慧远）曰：我以本愿力故来安慰汝，汝后七日当生我国。”赖天兵认为，西方三圣坐像及西方净土变在唐代已十分流行，而西方三圣来迎却是净土变之后出现的新题材<sup>16</sup>。李玉珉推测，至迟到北宋中期，西方三圣来迎的形象在信众中当已形成<sup>17</sup>。同时，她认为虽然迄今尚未发现北宋时期的来迎图，但南宋、西夏以及高丽、日本的阿弥陀来迎图很可能均源自北宋<sup>18</sup>。通过将南宋、西夏、元、高丽王朝和日

本诸幅阿弥陀佛来迎图进行比对，可以看出佛陀“来迎”形象、动作十分相近，阿弥陀佛右手多数为下垂前伸结与愿印<sup>19</sup>。左手主要分为竖掌与手掌平置两种，且分别又有拇指与食指、中指、无名指相捻或相触等不同手印，亦有九品往生印中上品上生印及下品上生印等情况（参见附表1）。

另外，在日本道观藏该幅作品中，观音、势至菩萨所披薄纱上均绘有一种纹样，与北京西郊明代法海寺大雄宝殿壁画中水月观音薄纱上的装饰一致，是一种由中心向四周放射而出的细纹，应属麻叶纹的变体。西夏黑水城塔墓出土《阿弥陀佛来迎》（X.2410）观世音菩萨法衣上，日本平安时代（12世纪）、镰仓时代（元亨三年，1323）的两幅《佛涅槃图》中均可见到这种纹样<sup>20</sup>。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日、韩在12-14世纪间佛教艺术创作的交流与借鉴。有关佛画中纹样与技艺的挖掘，笔者拟另作专文探讨。

### 三、日本道观藏弥陀、观音、地藏组合的来迎图

日本道观所藏的另一幅《阿弥陀佛来迎图》中主尊右侧的大势至菩萨被替换为地藏菩萨。西方三圣往往特指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佛二菩萨——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如同华严三圣、三世佛、三身佛等称谓一样，相对固定。作品中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三尊组合并非出自经典，但早在中国唐代就已出现该组合（参见附表2）。关于地藏菩萨与净土信仰之间联系的原因，张总认为：随着净土信仰的大发展，五代宋元以来民俗佛教与诸大菩萨信仰的兴起都说明净土与幽冥的观念成为佛教最根基的观念，渐入中国人的血脉，甚至超过了宗教观，沉淀于民族心理与生活习俗中<sup>21</sup>。笔者认为地藏菩萨与弥陀、观音在图像上的组合，反映出民众世俗化信仰的融入。地藏菩萨为释迦牟尼佛涅槃后至弥勒佛降生前掌管阎浮提的“代理佛”。信仰地藏菩萨的善男子、善女子可以不堕恶道，享人天福报；而主张念佛法门的净土信仰则带领信众往生西方，一生成佛，永不退转<sup>22</sup>。不堕恶道、往生西方是两件事，但也反映出信众的最根本愿望：愿能往生西方、至少来世也要不堕恶趣，续享人天福报。作于北宋建隆四年（963）《地藏菩萨图》下方题记中清信弟子康清奴写道“……锡振动，地狱生莲，珠耀迷途，还同净土……恐堕于五趣之中，祸福无常，心愿于解脱……”<sup>23</sup>。

唐玄奘法师新译的《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和于阗国三藏沙门实叉难陀译出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当时流传甚广，对地藏信仰的盛行与地藏菩萨融入净土信仰不无关系。从《地藏菩萨本愿经》着眼，地藏菩萨与净土信仰紧密联系还有如下两层原因：其一，《地藏菩萨本愿经》被誉为佛门《孝经》，全经所讲概括而言即净业三福之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该经宣扬孝亲尊师<sup>24</sup>，与中国传统儒家“忠孝”思想一致，更易被民众接受。而据净空法师言，做到净业

三福之第一福且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可下辈往生<sup>25</sup>。故此信、解、行、证《地藏菩萨本愿经》且发愿求生，则可往生。其二，《地藏菩萨本愿经》经文重点宣示业因果报，万法皆空而因果不空。念佛往生亦不例外，发愿修行是因，往生西方是果。由此，地藏菩萨与弥陀、观音组合出现既是佛教世俗化的表现，亦与净土信仰相当契合。

学者对于地藏菩萨与净土信仰之关系的讨论很多，如陈佩奴（释见徽）认为：地藏菩萨与西方净土产生联系，可从中晚唐时流传广泛的一部地藏伪经《佛说地藏菩萨经》中看出。经文中明确说明地藏菩萨的冥界救赎与往生西方净土是相辅相成的。《大正藏》No.2909，《佛说地藏菩萨经》全文为：

尔时，地藏菩萨住在南方琉璃世界，以净天眼观地狱之中受苦众生。铁碓捣、铁磨磨、铁犁耕、铁锯解，镬汤涌沸，猛火旦天，饥则吞热铁丸、渴饮铜汁，受诸苦恼无有休息。地藏菩萨不忍见之，即从南方来到地狱中，与阎罗王共同一处，别床而坐。有四种因缘：一者恐阎罗王断罪不凭；二者恐文案交错；三者未合死；四者受罪了出地狱池边。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造地藏菩萨像、写地藏菩萨经，及念地藏菩萨名，此人定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从一天堂至一天堂。若有人造地藏菩萨像、写地藏菩萨经，及念地藏菩萨名，此人定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此人舍命之日，地藏菩萨自来迎，常得与地藏菩萨共同一处。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据此经文，说明藉由造地藏像，写地藏经，称地藏名等功德，他日往生之时，必得地藏菩萨接引至西方极乐世界。地藏菩萨俨然成为西方净土的接引菩萨。可见 8 世纪中叶以后的地藏信仰被当作往生西方净土的途径之一<sup>26</sup>。无独有偶，法国集美美术馆 MG.17662 号作品《地藏十王图》的下方正绘有一位引路菩萨<sup>27</sup>。这部在《大正藏》第 85 卷《古逸部·疑似部》的经典，被信众以画作的方式呈现出来。这部很小的经典，在大英博物馆、法国收藏的伯希和劫敦煌卷子和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卷子都有，同时还有多种写本，可见此经在当时的流行程度<sup>28</sup>。

就笔者浅见，此经为伪经无疑，原因有二：首先，经文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中未提及发愿，且未提及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sup>29</sup>。第二，经文中所言阎罗王断罪不凭、文案交错、未合死等，均是凡夫所言，与经典本义有异。因地狱非人设计、非阎罗王设计，而是自然业力现前。地狱、十法界均是自心变现。如《华严经》言“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又如《阿难问事佛吉凶经》中言：“死当入泥犁中被拷掠治，由其罪故，现自衰耗，后复受殃，死趣恶道，展转受痛，酷不可言。皆由积恶，其行不善。”然而冥府虽无“未合死”，人世间却有断案不公之事，王惠民《敦煌所见早期披帽地藏图像新资料》中提到《冥报记》卷下化州郑县人张法义

死而复生<sup>30</sup>：

…僧曰：张义是贫道弟子，其罪并忏悔灭除，天曹案中已勾毕，今枉追来不合死……判官令主典将法义咨王。宫在东。殿宇宏壮。侍卫数千人。僧亦随至王所。王起迎僧曰。师当直来耶。答曰。未当次直。有弟子张法义。被录来此。其人宿罪。并贫道勾讫。未合死。主典又以张目事咨王。王曰。张目在忏悔后。不合免。然师为来。请可特放七曰。法义谓僧曰。七曰既不多时。复来恐不见师。请即住随师。师曰。七曰七年也。可急去……

类似故事常见于《冥报记》、《广异记》、《太平广记》<sup>31</sup>。古人将地府幽冥想象与阳间衙门无异，亦有徇私枉法、断案不公、断罪不凭，故此依靠大菩萨保护，免此灾祸。地狱境界实乃自身业力所现，与鬼王没有关系<sup>32</sup>。依上述两点，笔者认为该经为伪经。即便如此，却不影响该经在当时的广泛流传。

地藏菩萨与净土信仰之间的关系还可由两幅（组）佛画加以说明。其一为法国伯希和劫掠的敦煌藏经洞作品 EO.3580<sup>33</sup>。该作品分上下两部分，上为阿弥陀佛于西方净土为菩萨、天王等众说法，下绘地藏十王，地藏菩萨背光后绘有六道众生。笔者认为其所表现的含意如下：普通人无法超越六道，永远在其中轮回。地藏菩萨拯救五浊恶世六道众生，特别以拯救地狱众生为要务。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藏《春日千体地藏图》（镰仓时代，约 13 世纪）中地藏菩萨化身千百，各成一组聚集以拯救散布于画面各处的六道众生<sup>34</sup>。脱离六道苦海乃所有信众的愿望，脱离之后去向哪里？依该画所绘去往西方极乐世界，在那里永离退缘，修行直至成佛。该画绘地藏菩萨、地狱十王与阿弥陀佛、胁侍菩萨并立，实则表现的是轮回之六道、地藏菩萨与西方极乐世界的并立，体现出信徒借助地藏菩萨之力，脱离六道，往生西方净土的愿望。

其二为日本奈良当麻寺中之坊《十王图》，共十二幅，包括地藏菩萨与侍从一幅，十王审判十幅和阿弥陀佛与二菩萨来迎一幅组成，分别绘于六曲一双屏风上，左右各一，年代约日本南北朝至室町时代（14-15 世纪）<sup>35</sup>。阿弥陀佛来迎与地藏十王绘于一组屏风上，本身即道明了地藏菩萨与净土信仰间密切的关系。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佛说十王经》（P.2003）中，开篇标题即为“谨启讽阎罗王预修生七往生净土经，誓劝有缘以五会启经入赞念阿弥陀佛”。或称此经为《佛说阎罗王授记四众预修生七往生净土经》<sup>36</sup>。可见中国晚唐五代时期地狱十王便与往生净土相联系，而这种联系在 14-15 世纪的日本佛教美术作品中仍有体现。

总之，弥陀、观音、地藏组合，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案例，亦是佛教与民间信仰和民俗之间的联系与妥协。而高丽佛画中出现的地藏与弥陀、观音组合则是中、

韩在该时期佛教交流的证明，亦是中国化的净土信仰向韩国输出的证明。在《阿弥陀佛来迎图》中将大势至菩萨替换为地藏菩萨则又是高丽佛画的首创。

日本道观所藏此幅《阿弥陀佛来迎图》并非孤例，东京私人收藏的一幅《阿弥陀佛三尊来迎图》与韩国三星美术馆（韩国・サムスン美術館リウム）中的一幅藏品均与之极为相似<sup>37</sup>。值得注意的是高丽佛画中有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并立像。在中国也很常见，且年代、地域跨度很大。中国的观音、地藏二菩萨组合多为石窟寺合龕造像，少有绘画表现<sup>38</sup>。此外，在郑宇泽先生文章中还提到一幅现藏美国大都会美术馆的《阿弥陀如来、地藏菩萨并立图》。他认为：高丽佛画将西方净土与佛教地下幽冥世界相连，高丽佛画中如《地藏、观音并立像》和《地藏、弥陀并立像》是高丽佛画所特有的，亦是高丽佛画将净土信仰向前推进的证明<sup>39</sup>。观音与地藏二菩萨，一位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而深入民众之心，一位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救度有情众生；一位是大慈、一位是大愿；一位为此生民众救苦救难，一位为亡者解脱超度，免堕三途。二者并立，充分反映出民众祈愿心理，佛国世界的这两位菩萨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百姓的守护神，是人们坚定的精神依靠。而地藏、弥陀并立，可看作是幽冥世界与西方极乐世界的并立，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孝亲尊师和无量寿、无量光的并立，是纯善和纯净的并立。

## 小结

本文着重讨论日本道观所藏三幅以阿弥陀佛为主尊的高丽佛画。在画作形象、色彩、纹样特征等方面，笔者查找与之相似的、现存的高丽佛画进行对比分析；就佛画内容，所体现的宗教信仰方面，结合中国、日本相关的古代佛教图像一并加以探讨，并从中窥见 12-14 世纪中、日、韩佛教信仰与艺术表现等方面的紧密联系和密切交流。日、韩的古代佛教艺术在继承与吸收中国佛教艺术表现形式的同时有着本民族的创造，产生了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佛教艺术作品，它们既是宗教信仰的最好再现，也是 12-14 世纪多民族间佛教传播与发展的最好证明。

附表：

表 1 阿弥陀佛来迎图中佛陀手印特征

序号	作品名称 (类别)	作品编号	绘制年代	现藏地点	阿弥陀佛手印特征
1	阿弥陀佛来迎 (绢本彩绘唐卡)	X.2415	西夏, 12 世纪	俄罗斯国立 艾尔米塔什 博物馆藏	左手于胸前, 竖掌, 中指、无名指弯曲。

2	阿弥陀佛显圣 (绢本彩绘唐卡)	X.2416	西夏, 12-13 世纪	同上	左手于胸前, 竖掌, 拇指与无名指相捻, 食指、中指交叉呈 X 形。
3	阿弥陀佛来迎 (绢本彩绘唐卡)	X.2414	西夏, 13 世纪	同上	图像手部略模糊, 应为左手于胸前, 竖掌, 中指、无名指自然弯曲, 拇指与中指相捻。
4	阿弥陀佛来迎 (粗麻布彩绘唐卡)	X.2410	西夏, 13 世纪	同上	左手于胸前, 竖掌, 拇指与无名指相捻, 中指自然弯曲与食指交叉呈 X 形。手掌绘有金轮。
5	阿弥陀佛来迎 (麻布彩绘唐卡)	X.2411	西夏, 13 世纪	同上	左手于胸前, 竖掌, 拇指与无名指相捻。中指略弯曲与食指呈交叉状。
6	阿弥陀佛来迎 (麻布彩绘唐卡)	X.2412	西夏, 13 世纪	同上	左手于胸前, 竖掌, 拇指与无名指相捻。
7	阿弥陀佛来迎 (粗麻布彩绘唐卡)	X.2413	西夏, 13 世纪	同上	手部模糊难辨
8	阿弥陀佛来迎 (粗麻布彩绘唐卡)	X.2417	西夏, 12-13 世纪	同上	左手于胸前, 竖掌, 拇指与无名指相捻。
9	阿弥陀佛来迎 (绢本彩绘)	X.2477	西夏, 13 世纪(?)	同上	左手于胸前, 竖掌, 中指与无名指弯曲, 拇指与中指相捻。
10	阿弥陀佛来迎 (纸本版画)	X.2478	西夏, 12-13 世纪	同上	同上
11	阿弥陀佛降世图 (绢本设色)	无	南宋, 约 13 世纪末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左手平置胸腹前, 手掌呈水平状, 掌心向上, 拇指与无名指相捻。
12	阿弥陀佛接引图 (绢本设色)	无	南宋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左手平置胸腹前, 手掌呈水平状, 掌心向上, 拇指与中指相捻。
13	阿弥陀如来像 (绢本设色)	无	南宋	日本成福院	左手下垂掌心向外, 食指与拇指相捻, 右手竖掌于胸前, 拇指与食指相捻(中品上生印)。
14	阿弥陀如来像 (绢本设色)	无	南宋	日本京都西福寺	左手平置胸腹前, 手掌呈水平状, 掌心向上, 拇指与中指相捻。
15	阿弥陀净土图 (绢本设色)	无	南宋淳熙十年 (1183)	日本京都知恩院	同上
16	阿弥陀如来像 (绢本设色)	无	南宋, 12-13 世纪	日本京都清浄华院	左手平置胸腹前, 掌心向上, 无名指弯曲, 拇指与之相触。

17	阿弥陀三尊像 (绢本设色)	无	南宋, 13 世纪, 张思恭笔	日本京都庐山寺	左手平置, 掌心朝上, 拇指与中指相捻。右手竖掌, 拇指与中指相捻。
18	阿弥陀三尊像 (绢本设色)	无	南宋-元, 13-14 世纪, 张思恭笔	日本京都禅林寺	左手平置胸腹前, 手掌呈水平状, 掌心向上, 拇指与中指相捻。
19	阿弥陀如来像	无	南宋, 13 世纪	日本京都金莲寺	左手手掌平置, 掌心向上, 拇指与中指相捻, 右手下垂, 掌心向外, 拇指与中指相捻。
20	阿弥陀如来像 (绢本设色)	无	高丽, 忠烈王十二年 (1286)	团体所有	左臂弯曲向身外, 左手手掌呈水平状, 掌心向上, 拇指与无名指相捻, 掌心绘法轮。
21	阿弥陀如来像 (绢本设色)	无	高丽, 14 世纪	日本京都正法寺	左手于胸前, 竖掌, 食指弯曲, 无名指略弯曲, 与中指呈 X 状。
22	阿弥陀如来像 (绢本设色)	无	高丽, 14 世纪	日本东京根津美术馆	左手平置胸腹前, 手掌呈水平状, 掌心向上, 拇指与中指相捻。
23	阿弥陀佛三尊像 (绢本设色)	无	高丽, 13-14 世纪	日本大阪法道寺	手部模糊难辨
24	阿弥陀佛三尊像 (绢本设色)	无	高丽, 14 世纪	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	左手于胸前, 竖掌, 拇指与中指相捻。右手掌心摊开, 亦为拇指与中指相捻 (下品中生印)。
25	阿弥陀八大菩萨像 (绢本设色)	无	高丽, 14 世纪	日本名古屋德川美术馆	左手平置胸腹前, 手掌呈水平状, 掌心向上, 拇指与中指相捻。
26	阿弥陀八大菩萨像 (绢本设色)	无	高丽, 14 世纪	日本京都净教寺	同上
27	阿弥陀八大菩萨像 (绢本设色)	无	高丽, 14 世纪	日本东京根津美术馆	同上
28	阿弥陀佛三尊像 (绢本设色)	无	高丽, 约 14 世纪	日本福冈日本道观	左手平置胸腹前, 手掌呈水平状, 掌心向上, 拇指与中指相触。
29	阿弥陀佛来迎图 (绢本设色)	无	高丽, 年代不详	日本福冈日本道观	左手平置胸腹前, 手掌呈水平状, 掌心向上, 拇指与中指似将相触。
30	阿弥陀佛来迎图 (绢本设色)	无	高丽 (或高丽样式), 年代不详	日本福冈日本道观	左手平置胸腹前, 手掌呈水平状, 掌心向上, 拇指与中指相捻。

31	阿弥陀佛来迎图(绢本设色)	无	高丽(或高丽样式), 年代不详	日本福冈日本道观	右手平置胸腹前, 手掌呈水平状, 掌心向上, 拇指与中指相捻。左手施与愿印。
32	第36龕佛立像(石雕)	无	元代, 13-14世纪	中国杭州飞来峰	左手竖掌置胸腹前, 屈拇指与无名指轻触。
33	第39龕佛立像(石雕)	无	元代, 13-14世纪	中国杭州飞来峰	左手竖掌, 掌心向右, 五指皆舒, 施无畏印。
34	阿弥陀佛接引像(雕塑)	无	元代, 13-14世纪	中国泉州承天寺法堂	左手平置胸腹前, 手掌呈水平状, 掌心向上, 拇指与中指相触。

表2 弥陀、观音、地藏组合记载与遗存统计

序号	名称	地点	年代	内容
1	宋常谨集《地藏菩萨像灵验记》之《并州太原尼智藏画地藏感应记》	无	北宋太平兴国五年	宋太原尼智藏, 特事地藏菩萨, 欣求西方净土, 捨钱二百文, 画阿弥陀像, 左右胁侍地藏、观音二体, 安置房舍, 信心礼供。
2	宋常谨集《地藏菩萨像灵验记》之《宋辽城地藏瑞应之记》	无	宋代	辽城乡里, 昔一千余家, 近代将满两千余家, 素奉大法, 兼信观音、地藏。归僧尼, 偏重《观音经》、《十轮经》。有古伽蓝, 三间四面也, 青瓦葺堂, 左右安观音、地藏两尊。躯身长七尺五寸。中间安阿弥陀佛像, 一丈六尺。皆灵瑞感通像也。
3	《李去泰题记》	洛阳龙门双窑	纪年残	□□四年正月□□□日, 佛弟子李去泰敬造阿弥陀像一、救苦观世音菩萨、城(地)藏菩萨, 为师僧父母及法界苍生、见存眷属, 俱登正觉。
4	《景福寺尼九娘题字》	洛阳龙门蔡大娘洞	不详	景福寺比邱尼九娘为亡母郭敬造弥陀像一铺供养, 又为身患, 敬造观音、地藏各一区(躯)供养。
5	《任智满造弥陀地藏观音像题记》	洛阳龙门莲花洞(第732龕)	武周长寿二年(693)	长寿二年四月廿三日, 任智满为亡母敬造弥陀像、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愿亡母往生西方。
6	《弥陀、观音、地藏像》	大足北山佛湾第52龕	唐乾宁四年(897)	主尊为阿弥陀佛, 地藏、观音胁侍左右。
7	《弥陀、观音、地藏像》	大足北山佛湾第73龕	五代	同上
8	《阿弥陀佛、观音、地藏、引路王菩萨七佛合龕》	资中西岩第21号	晚唐五代	造“阿弥陀佛、观音、地藏、引路王菩萨七佛共一龕”

注释：

- 1 杜继文著，《佛教史》，第 323 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
- 2 杜继文著，《佛教史》，第 329 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
- 3 见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高麗\\_\(918年-1392年\)#.E4.BD.9B.E6.95.99](https://zh.wikipedia.org/wiki/高麗_(918年-1392年)#.E4.BD.9B.E6.95.99)，2017-06-30。
- 4 陈明华著，《韩国佛教美术》，第 109-110 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年版。
- 5 同上，第 110 页。据郑宇泽（Chung Woothak）统计，高丽佛画题材包括阿弥陀佛说法（西方三圣）、阿弥陀佛来迎、华严三圣（毗卢舍那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弥勒下生经变、炽盛光佛、水月观音、地藏菩萨、罗汉等。见 Chung Woothak, “Identity of Goryeo Buddhist Painting,”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Art and Archaeology*, Vol.4, 2010. p.16.
- 6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崔光植（Choe Kwang-shik）在《卷首语》中提到 2010 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举办了高丽佛画精品展，展品从世界各地博物馆、收藏机构收集而来，并于同年 10 月 28 日召开了“东亚语境下高丽佛画”国际研讨会。
- 7 Chung Woothak, “Identity of Goryeo Buddhist Painting,”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Art and Archaeology*, Vol.4, 2010. p.16.
- 8 颜娟英编著，《与佛有约——佛教造像题记中的祈愿与实践》，第 81 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4 年版。
- 9 银彩绘制的圆形花纹现已酸化成暗蓝色。见实方菓子、白原由起子『高麗仏画—香りたつ装飾美』泉屋博古館、根津美術館、2016 年、165 頁。
- 10 出处同上。
- 11 八大菩萨名号诸经所载不一，一般以《八大菩萨曼荼罗经》为准，分别为：观世音菩萨、弥勒菩萨、虚空藏菩萨、普贤菩萨、金刚手菩萨、妙吉祥菩萨、除盖障菩萨、地藏菩萨。佛经中记载八大菩萨辅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见黄春和著，《佛像鉴赏》，第 115-116 页，北京：华文出版社，1997 年版。
- 12 西夏黑水城 13 世纪作品《阿弥陀来迎》(X.2410) 佛陀掌心绘有金轮，胸前绘有卍符。另一幅西夏黑水城丝质佛画《戴冠佛》佛陀右手手心持一枚硬币，且上有文字为“天元通宝”（宝字被抹掉）。天元年号为北元朝最后一位皇帝的曾孙通古斯帖木儿于 1378 年颁布的，他于 1387 年被杀害。该幅作品绘于 1378-1387 年间。见 Mikhail Piotrovsky 编、许洋主译，《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第 234 页，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1996 年版。此外，泰国私人收藏的一尊约作于 13 世纪 Suphanburi 风格佛像(Teaching Buddha)和一尊作于 14 世纪 U Thong B 风格的佛陀立像，双手掌心均绘有金轮。见 Meinrad Maria Grewenig and Eberhard Rist, eds., *Buddha. 2000 Years of Buddhist Art. 232 Masterpieces*. Köln: Wienand Press, 2016, pp.266-270. 日本道观藏《阿弥陀佛三尊像》中，佛陀掌心绘有金轮，胸前绘有卍符。
- 13 热海美术馆 (Owned by Atami Museum, Sekai kyusei-kyo, Shizuoka Prefecture) 所藏《阿弥陀三尊像》为高丽时代作品 (13 世纪)，绢本设色，高 102.8 厘米，宽 54.2 厘米。见『日本仏教美術の源流』奈良国立博物館、1978 年、274 頁。此外，东京国立美术馆也藏有一幅类似的作品，见 Park Eunkyung, “On the Periphery of Goryeo Buddhist Painting: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silk weave, width of the silk and enshrinement of work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Art and Archaeology*, Vol.4, 2010, p.68.
- 14 见 Chung Woothak, “Identity of Goryeo Buddhist Painting,”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Art and Archaeology*, Vol.4, 2010. p.22.
- 15 见实方菓子、白原由起子『高麗仏画—香りたつ装飾美』泉屋博古館、根津美術館、2016 年、36、60-69、80-81 頁。
- 16 赖天兵著，《汉藏瑰宝——杭州飞来峰造像研究》，第 187 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年版。
- 17 李玉珉撰，《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弥陀佛画初探》，载《故宫学术季刊》，第 16 页，第十三卷，第四期，1996 年。
- 18 李玉珉撰，《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弥陀佛画初探》，载《故宫学术季刊》，第 18-19 页，第十三卷，第四期，1996 年。
- 19 有学者将阿弥陀佛来迎时右手结与愿印，左手结思维印 (Vitarka-Mudrā) 合称作“来迎印”。见 Mikhail Piotrovsky 编、许洋主译，《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第 180 页，台北：国立历

史博物馆，1996年版。

- 20 见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纂，《俄藏黑水城艺术品 I》，图版 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及『大涅槃展』九州国立博物館、2015 年、18、31 頁。
- 21 张总著，《地藏信仰研究》，第 345-346 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版。
- 22 往生西方净土后，在那里继续修行，直至成佛，即“一生成佛”，是为最方便法门。
- 23 《地藏菩萨图》(Stein painting 19. Ch. 1viii. 003) 下方题记见ロデリック・ウィットフィールド『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スタイン・コレクション〈2〉敦煌絵画Ⅱ』講談社、1982 年、図版 22-1。
- 24 地藏菩萨前世为光目女，其母以“杀害、毁骂二业受报”而堕恶趣，光目女为母“即舍所爱，寻画佛像，而供养之。复恭敬心，悲泣瞻礼”使其母得以拔超。见净空法师著，《〈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第 149-160 页，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0 年版。
- 25 如能加上净业三福第二条：“受持三皈、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则可中辈往生。再能提升，做到“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则可上辈往生。净宗不仅重视发愿，同时重视修行。见净空法师著，《〈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第 55 页，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0 年版。
- 26 见陈佩姝（释见徽）撰，《从地藏造像的组合看其与西方净土信仰的关系》，载《宗教学研究》，2010 年第 2 期，第 190-194 页。
- 27 ジャック・ジエス『西域美術—ギメ美術館ペリオ・コレクション』講談社、1994 年、図版 63-1、63-2。
- 28 见张总著，《地藏信仰研究》，第 107-111 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版。
- 29 关于往生西方净土之条件，参见沙门昙鸾注解，《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注》。在大理本和敦煌本广本(S.431)中有“阿弥陀佛前莲花化生”，《佛说地藏菩萨经》版本比较参见杨建伟硕士学位论文《大理本与敦煌本〈佛说地藏菩萨经〉比较研究》，大理大学，2016 年。
- 30 王惠民，《敦煌所见早期披帽地藏图像新资料》，见 Wu Hung, ed., *Tenth-Century China and Beyond: Art and Visual Culture in a Multi-centered Age*, The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Art Media Resources, Inc. 2012. pp.267-268.
- 31 如《冥报记》中孙宝，《广异记》中梅先、张瑶、郑会、李洽、《太平广记》韦讽女奴（出《通幽记》）等，均记载人亡入幽冥见王，被判“为未合”死而还阳之事。
- 32 地狱来源的认识见净空法师著《〈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之《初利天宮神通品第一》。
- 33 ジャック・ジエス『西域美術—ギメ美術館ペリオ・コレクション』講談社、1994 年、図版 66-1、66-2。
- 34 奈良国立博物館『御遠忌八〇〇年記念特別展—解脱上人貞慶—鎌倉仏教の本流』奈良国立博物館、神奈川県立金沢文庫、読売新聞社、2012 年、132 頁。
- 35 奈良国立博物館『特別展—當麻曼荼羅完成 1250 年記念—當麻寺—極楽浄土へのあこがれ』奈良国立博物館、読売新聞社、2013 年、198-200 頁。
- 36 见罗世平撰，《地藏十王图像的遗存及其信仰》，载《唐研究》第四卷，第 383-384 页，1998 年。
- 37 见『日本仏教美術の源流』奈良国立博物館、1978 年、276 頁。郑宇泽「静肃之美——高麗仏画」、実方葉子、白原由起子『高麗仏画—香りたつ装飾美』泉屋博古館、根津美術館、2016 年、9 頁。该文认为此幅是高丽佛画中唯一一幅表现阿弥陀佛携二菩萨前来接引往生者的作品。
- 38 绘画作品如法国集美美术馆藏敦煌遗画 EO.3644（五代时期）及日本京都藤井友鄰馆藏五代时期《观音地藏像》。在此感谢张总研究员对笔者的点拨。
- 39 见郑宇泽「静肃之美——高麗仏画」、実方葉子、白原由起子『高麗仏画—香りたつ装飾美』泉屋博古館、根津美術館、2016 年。笔者认为，这种并立形式的画作目前看来是高丽佛画的首创，但类似图像及信仰则非高丽首创。

## 参考文献

- [1] 姚秦 鸠摩罗什译. 佛说阿弥陀经 (1 卷). 大正藏. No. 0366.
- [2] 曹魏 康僧铠译. 佛说无量寿经 (2 卷). 大正藏. No. 0360.
- [3] 刘宋 昙良耶舍译.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1 卷). 大正藏. No. 0365.
- [4] 唐 实叉难陀译. 地藏菩萨本愿经 (2 卷). 大正藏. No. 0412.
- [5] 唐 玄奘译. 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 (10 卷). 大正藏. No. 0411.

[6]北魏 昙鸾注解.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注(2卷).大正藏.No.1819.

[7]宋 戒珠叙.净土往生传(13卷).大正藏.No.2071.

[8]唐 般刺蜜帝译.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10卷).大正藏.No.0945.

[9]唐 戴孚.广异记.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10]宋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